

军营纪事

就是要要有拼劲

向勇 于德新

前不久，董存瑞生前所在班第48任班长赵震带领全班在旅里组织的战术考核中取得第一名。这是“董存瑞班”自去年荣立集体三等功后，取得的又一荣誉。

2019年4月，新兵赵震下连后被分到了“董存瑞班”。新兵连第一次练习射击时，班长韩基睿走到正在据枪训练的赵震身边。他将一枚硬币放置在枪管上，看着正努力据稳枪的赵震。汗水不断顺着赵震的脸颊滑落，滴在枪的护木上。硬币滑落了3次，韩基睿捡起放好3次。第四次，韩基睿说：“咱可是‘董存瑞班’的兵，要有股拼劲。”赵震明白，要当董存瑞那样的兵，必定要付出很多。新兵训练结束时，他被评为“优秀新兵”。

不久后，连队迎来了一次战术训练。训练场上，劲风卷着沙粒打在官兵的脸上。几次训练下来，赵震的迷彩服就被碎石划破，膝盖也被磨破。韩基睿趴在他右侧做示范：“看我的动作，跟着我的节奏。”赵震注意到班长的作训服膝盖处已经磨得发白。他知道，班长的膝盖盖有一道旧疤。那是韩基睿在一次比武中留下的。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，让赵震和战友明白，“董存瑞班”的战士就是要要有拼劲。

又是一年盛夏，靶场的盐碱地在烈日下泛着白色的盐花。在某新型战车旁，旅长拍着新一任“董存瑞班”班长赵震的肩膀说：“当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，你要托住的是火力覆盖。”这句话重重地落在赵震心上。他想起任命仪式上，那面写有“董存瑞班”的旗帜交到她手中时，他感到沉甸甸的，不仅是旗帜的重量，更是那份传承的责任。

一次实弹射击前，恰逢暴雨夜，台风预警等级不断提升。狂风撕扯着防雨布，发出噼啪声响，赵震带着战士们加固防护。待到凌晨3点，风势稍减。赵震站在指挥方舱里，看着雷达屏幕上的目标光点。第一发火箭弹离膛的瞬间，尾焰照亮了夜空。实弹射击结束后，东方的天际已泛起朝霞。

不久后，连队迎来又一次换装。有战士直言：“班长，新装备学起来真困难。”赵震翻开自己的学习笔记，里面写得密密麻麻。他鼓励道：“装备在变，咱们‘董存瑞班’的拼劲不能变！”

2025年5月25日，是董存瑞牺牲

77周年的日子。这天，赵震站在董存瑞雕像前，手里握着班里战士的入党申请书。雕像基座上“舍身为国”4个大字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赵震望着远处正在训练的新兵，他们的作训服在阳光下泛着新鲜的光泽，像新生的树叶，又像初燃的火苗。赵震摸了摸胸前的董存瑞纪念章，他知道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——比如炮管里永远向前的弹道，比如军人胸膛里永远炽热的忠诚和拼搏。

风从训练场掠过，带来阵阵嘹亮的口号声。赵震转身走向战车，他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，与雕像的影子重叠在一起，仿佛两代军人正并肩前行。

山丹丹花又开

■郝德穗

予以庆祝。

清晨的空气是潮湿的。伴着鸟鸣和山涧流水声，我从山底向山上走去。到山顶，我看到一片平展的地上，竟然有大片山丹丹花盛开。山体在山丹丹花的映衬下，像一块红色的绸缎。风吹过，微微舒展的红，像极了缓缓流淌的河水，漫过苍莽的黄土高原。在黄土高坡上，这是难得的色彩。

1935年冬日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落脚瓦窑堡。瓦窑堡人民连夜做布鞋、缝棉衣、送粮食，给猪羊，为红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。第二年，当高柏山的山丹丹花开时，人们采摘一束束山丹丹花送到瓦窑堡的红军手中。军民一起手持山丹丹花扭起秧歌，唱起信天游。这山丹丹花已被编入陕北民歌，成为陕北的象征、革命的象征，也是如今高柏山的象征。

我俯下身来细看山丹丹花，金色的花蕊与火红的花瓣交相辉映，仿佛将天地间最美的色彩浓缩在了花丛中。这景象，如同一首民歌被陕北人唱出。那高亢而悠扬的旋律，恰似山丹丹花绽放时的欢歌。山丹丹花扎根于这片黄土地，将生命的热烈与坚韧，化作一簇簇火红，在广袤的天地间尽情绽放。

山丹丹花是陕北人最喜欢的植物之一，热爱山丹丹花的人，其实也是在热爱自己，热爱这片土地上与这花有关的一切。

午后淡淡的金色阳光洒在高柏山上，山丹丹花显得格外夺目。我置身于山丹丹花海之中，享受着山风拂过的凉爽。夕阳落山时，站在雄伟的轩辕大殿前，极目远眺，陕北风光中的群山像是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，滚滚而来又滔滔远去。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，年年如期盛开，色彩绚丽。

感念

盛夏陕北，子长县高柏山的山丹丹花又开了。舒展的花瓣上红彤彤的色彩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泛起鲜亮的光泽。这抒情的色彩，恰似一首信天游，吟唱着高柏山的前世今生。据《史记》《水经注》等记载，高柏山是轩辕黄帝最早的陵寝，也是黄河流域重要的一个地理区位。

从瓦窑堡出发，沿秀延河逆流蜿蜒而上的这条古道，是丝绸之路北线的一段。坐落在河水两岸的安定古镇和钟山石窟，彼此对视千余年，成为通往高柏山途中最值得驻足的地方。安定古镇保存完整的古县衙，坐西向东，打破“天下衙门朝南开”的传统建筑规划，寄托着紫气东来、安居乐业的美好寓意；河对岸的钟山石窟内的数千尊彩绘佛像让人叹为观止，石窟外东角的石缝里竟然神奇地生长出几棵热带植物菩提树，令人浮想联翩。

土生土长的山丹丹花，是安定古镇和钟山石窟中期绽放的景致。那红艳似火的山丹丹花，不仅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。在这片浸润着革命精神的土地上，山丹丹花的故事与这片热土的传奇早已融为一体，成为永恒。

继续向西行，到达高柏山脚下。抬头望去，有别于陕北其他山形，此山山体宽阔，山峰高耸。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，相传从黄帝时期就挺立于此。据传说，黄帝在这里开始掘洞穴居，成为建造陕北窑洞的鼻祖。植桑养蚕、缫丝纺线、造桥济渡、播百谷草木、始造书契等，每一项创造与发明，都会给部落带来无比的欢欣，他们手持山丹丹花欢呼跳跃



长征

第6532期

松树岭上五壮士

■李永生



此时，第2连决定使用此前缴获的一门迫击炮轰击敌人。炮手将仅有的3枚炮弹都打了出去，然而只有1枚在敌人面前爆炸。

片刻后，敌人发起猛烈炮击，不断有官兵倒在炮火中。敌人趁着弥漫的硝烟，又一次向我军阵地猛扑。

战斗中，我军官兵顽强拼杀，山坡上、沟坎里，到处躺着敌人的尸体。守卫松树岭前沿高地的第1排伤亡也很大，不得不撤出阵地。

日军夺得我松树岭前沿阵地后，随即向第1排副排长李连山和8班战士坚守的阵地展开攻击。在李连山指挥下，8班战士猛烈射击和投弹，把敌人压制在山坡下。受阻的日军又改用迫击炮向山顶猛轰。

中午，一个又一个紧急报告从各处传到指挥所：“一股敌人在汉奸带领下从松树岭山后小道偷偷向我主峰包抄过来……”“敌人进入了紫石口村，并开始向我主峰侧翼运动。”

在确定分区分与平西地委机关都已安全转移后，连长和指导员经过商量，决定留下第1排副排长李连山带领8班断后，掩护团机关和其余部队撤退：“边打边撤，在敌包围圈形成之

前撤出战斗！”考虑到接下来的战斗可能更加残酷，上级给他们配备了一挺机枪和大量手榴弹。

李连山立即组织战士检查武器，收集弹药、抢修工事。敌人更加疯狂的进攻开始了，前面的被打倒，后面的接着涌上来。机枪手刘班长操纵着机枪扫射，敌人又一次败退下去。

突然，李连山和战士们发现，敌人已经从阵地后面迂回成功，占领了佛洞塔。大队日伪军也正沿着山梁包抄过来。

李连山大喊一声：“狠狠地打！”机枪手刘班长操纵机枪射击，几名鬼子应声倒下。很快，机枪子弹打光了。李连山对刘班长和副射手说：“机枪可是咱团里的宝贝，绝不能留给敌人，你们撤。”他见刘班长不肯走，便说：“我命令你快走！请转告团首长，我们在阵地，誓与阵地共存亡！”刘班长这才扛起机枪和副射手撤走。

机枪一停，敌人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，硝烟和烈火迅速笼罩了阵地。坚守在“鸡蛋坨”山峰的战士们子弹打光，手榴弹也扔完了。他们举起石头向扑上来的敌人砸去。战斗中，又有几名战士牺牲了。



它们都曾经是意志的见证

轻轻地  
捡起一块石子附在耳边  
我听到了他们的心跳  
听到了他们跳崖时的  
呐喊  
和呼号

我知道  
在他们跳下悬崖的那一刻  
棋盘陀就不再只是险峻的绝壁  
它是一面旗  
它是一个民族尊严的  
永恒的象征

游人也都陆续上来了  
和我一样  
他们都在凝重地望着谷底  
望着谷底升上来的水汽  
渐渐融入天空  
然后，静静地  
静静地聆听八十多年前  
五位壮士的生命奏鸣

棋盘陀  
一座照耀我们民族的  
伟大的山峰

在狼牙山的棋盘陀

■程步涛

沿着五位壮士的脚印  
在狼牙山  
我一步一步  
攀上棋盘陀的山顶

那是一个秋日  
天很蓝，云彩很白  
映着每一块山石  
每一方泥土  
每一棵树和每一簇草丛



保卫祖国(木刻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力群作

挑战秋老虎

■韩光

淋漓地喝到了甘泉。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当水壶传回那名战士手里时，他轻轻一晃，发现里面竟还剩下一些水。

“排长，”战士把水壶递到我面前，声音嘶哑，“都‘喝’过了。”

我接过水壶，也仰起头，对着壶口，深深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，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咚。看着眼前可爱的兵，我用同样嘶哑的声音笑道：“嗯，痛快！真解渴！”

战士们咧开干裂的嘴唇笑了，用力点头，嘶哑附和：“排长说得对，真解渴！”那声音虽沙哑，却带着豪气。

当晚点名，我站在队列前，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黝黑的面庞。一天的煎熬，他们眼中的光亮没有被磨碎，反而像淬炼过的刀锋，更加锐利。

“稍息！立正——！”口令在草原夜空下格外清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用那砂纸摩擦般的喉咙，猛地吼出：“团结就是力量——预备，唱！”

如同引燃了炸药，歌声骤然爆发：“团结就是力量！团结就是力量！这力量是铁！这力量是钢！比铁还硬！比钢还强……”

歌声粗糙、沙哑，却带着雄浑的力量，震得脚下草叶微颤。这歌声是年轻士兵胸膛里迸发出的滚烫咆哮，刺破沉寂，回荡在广袤的草原。紧接着，“战友、战友，亲如兄弟……”的旋律更加汹涌澎湃。

半个月的光阴，我们日日与凶悍的秋老虎缠斗。毒日灼烧皮肉，装甲车蒸煮意志，干渴考验忍耐力。然而，每一项训练内容，我们都以昂扬姿态一丝不苟地完成。秋老虎的酷烈终究未能熔断我们的筋骨，反将一种无言的力量锻打进筋骨深处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已忘却曝晒灼烧的疼痛，科尔沁的烈日在记忆中模糊成一片光晕。然而，装甲车内汗湿又被烘干的迷彩服，半壶清水每人抿一口的甘甜，以及那夜嘶哑喉咙里迸发出来的军歌……这些细节像滚烫的烙铁，不光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也烙在大家共同的记忆里。每次谈论起，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无比自豪。

记忆

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，那些饱含热血与勇气的壮举，永远不会被岁月的烟尘淹没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河北省滦水县深山区紫石口村曹坝岗，5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，与日寇殊死战斗，弹尽后舍身跳崖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。

1942年冬，新年将至，平西抗日根据地正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12月27日，晋察冀军区第11军分区第7团接到情报：敌从宛平、怀来、房山等据点纠集2000余人，兵分三路向平西根据地扑来。其东路主力1000余人，从拒马河、李家堡、杜家庄出发，向我第7团驻地曹坝岗快速逼近。

当时，第7团主力正在外线迂回作战，团部留守执行警戒任务的仅有第2连和特务连，情况危急！团长陈坊圻、政治委员李水清当即命令特务连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，第2连占领单翅岭的前沿山梁——松树岭，坚决阻击敌人。接到任务后，第2连官兵当即率先登上松树岭。松树岭蜿蜒起伏，主峰佛洞塔高高耸立。佛洞塔左下方的一处山峰，崖壁陡峭、险峻异常，因形似一枚鸡蛋而得名“鸡蛋坨”。

官兵奔袭到松树岭山下时，天还没亮。他们发现远处河滩上的敌军正在悄悄接近松树岭。连长张玉亮立即向各排下达作战命令。

到达作战位置后，战士们就开始紧张地构筑工事。正值严冬，冻土难挖，他们就搬来石头，垒成掩体。很快，前沿部队就与敌人交上了火，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起。

敌人凭借着强大的炮火和兵力优势，一开始就发起集团冲锋。“轰——”，八路军埋设的地雷爆炸了，跟着就是一阵密集枪声，压制住敌人的进攻。一阵交火后，敌人发动更加凶猛的进攻，又被我军打退。敌人遂改为散兵队形，再次对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。

人在军旅

那年，是我当排长的第三年，上级组织我们到科尔沁草原进行战术训练时，秋老虎来势正猛。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下来，将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压得喘不过气。热风卷过，钝刀子般割着脸，空气滚烫灼人肺腑。

当年，我们到科尔沁草原训练的机会难得，大家都铆足劲头与酷热作斗争。训练场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杨树，像一把张开的巨伞，在滚烫大地上投下诱人的树荫。我的目光掠过那片清凉，旋即盯着面前滚烫的训练场。

“兄弟们，秋老虎发威了，咱们和它较量一番！”说完，我便钻进滚烫的装甲车。钢铁车身灼热烫手，掀开沉重的舱门，一股混杂着机油味的热浪猛扑过来。

我身后的战士们也随即钻进各自的装甲车内。舱门“咣当”闭合，隔绝了外面白亮的世界，却让我们进入更热的“蒸笼”。伴着装甲车的轰鸣声，我带着全排战士开始了训练。装甲车内，空气滚烫黏稠，每一次吸气，都像吞嚼滚烫的沙砾。汗水瞬间从我们的额头、脖颈渗出，浸透迷彩服。不过片刻，迷彩服便牢牢地贴在身上，湿淋淋能拧出水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装甲车的舱门终于打开。外面的热浪涌进来，竟带来一丝“清凉”的错觉。战士们相互搀扶着，脚步有些虚浮地迈出。水，此刻比黄金更珍贵。

可我们军用水壶里的水加在一起也只剩半壶了。我说：“咱们每人只能喝一口水。”说完，我将水壶递给身边的一名战士。他郑重地双手接过，仰起脖子，轻抿一口水，用力滚动一下喉咙，仿佛肺腑